

古今人物論第十二卷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岳陽 劉 輿 輿 輿

成帝

漢班 固

臣之姑充後宮爲嬖奸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爲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成帝

明顧 充

成帝嗣統變異紛紛在漢世爲特甚而五舅同日封侯王氏一姓乘朱論華轂者一十三人五侯僭逼乘輿王鳳尤爲顯恣廷臣沮氣公論閉口是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復起於漢也帝不能見形察影以彰新德而較獵於長楊鬪雞走馬擊狐伐兔挺身晨夜媒娼荒唐使宿衛之士執干戈而守空宮壺闥恣趙禍水滅火皇后廢黜治道顛錯言之可爲於色雖儀容穆穆尊嚴若神於治也何補

王商史丹

漢班固

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陽平之王多有才能好事慕名其

勢尤盛曠勢最久然至於莽亦以覆國王商有剛毅節廢黜以
憂死非其罪也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導
副主掩惡揚美傳會善意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闕
入卧內推至誠犯顏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
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貞之報傳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凋之賞
哀平際會禍福速哉

劉交孫劉向

漢班固

仲尼稱才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況
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
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名世者焉豈近是乎劉

氏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
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嗚呼向言山
陵之誠于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廢興昭矣豈非直諒多
聞古之益友與

劉向

宋楊時

初孝宣循武帝故事招置名儒劉更生以通達善屬文與選中
可謂遇主矣其後上復興神仙方術之士而更生得淮南枕中
鴻寶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爲未免長君之過也豈其逢
世希合而爲之與抑年少學猶未能無惑於異端與其後與望
之堪猛輩並立于朝爲群小側目更生乃令外親上變事其義

安在哉夫君子小人相爲盛衰蓋天地之大義也消息盈虛天地且不能不以其漸況於人乎且許史恭顯之於漢也憑藉私昵寵嬖之恩非一日矣其培根深其滋蔓遠非可以朝升而暮罷而君子之去小人又非智謀之足恃也亦有吾之仁義而已彼方欲肆欺以罔吾之信爲數以敗吾之義而吾且欲決而去之而自爲不信其見棄也不亦宜乎予讀更生傳見其惓惓於其君未嘗不爲之嘆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歸故一蹶而不振悲夫

劉向

宋胡寅

世之議者以屈原劉向皆同姓之臣忠言著於當時文采表於

後世未易判其優劣以愚觀之向固優於原也向歷事三帝前經恭顯擅朝後值王鳳專政殺戮忠諫之時上則正言譏刺懇懇納忠下則官雖不遷禍亦不及豈非德言有孚周身無關耶原則徧介悻直上忤君心下取衆疾昧於不可則止之道怨刺強聒無所容身懷沙赴流智斯下矣離騷之作誠曰妙才向所擬效固不能及然論篤是與華藻者乎質幹者乎

劉向

明王錫命

宗臣視國不憂其身之晦而憂其國之衰三閭大夫豈不蹇忠自許而不能與上官子蘭競其短長信而見讒忠而被謗卒槁于汨羅之中流彼昏不知方且從稚子之請陷虎狼之秦亡身

魯國爲天下笑何之時何時也五侯擅房幃之柄群臣誦申伯之忠則所謂帝者固已如弁髦而大司馬大將軍已倒太阿而持其柄矣當其時虐焰滔天姦鋒中人向直以一人彈射于其間則固彼之樂攻而無難者趙蓋韓楊棄市之烈固其萋菲之成規不則董江都賈長沙之行亦其投杼之遺謀也則雖有洪範五行之傳將爲殃身之孽雖有十一封事之奏斯爲竄跡之媒安得以投間置散之身塞群枉之門而悟君心也然則向之不爲三閭大夫者固三十年不遷之故者噫亦足以見向之幸矣

劉向說苑序

明黃輝

劉向說苑二十篇故亡逸過半晉輦氏始爲蒐校序而傳之至于今有完說苑者輦力也當周之衰諸子各以其說鳴大要意所欲出激而爲詞詞盛氣厲旁傳事變而自旌于古今之間以必後世之不吾廢乃說苑不然徵事者十九傳意者十一意若不必已創而顧籍事起頗類韓博士嬰之說詩也而其囁嚅不盡者若曰古固有之來者獨奚而不然吾姑臚列其實而俟之世且自有導澤者而焉用畢子詞爲也山澤之富衡虞之籍飛動指發使人目佃而意漁彼誠遵吉之所爲地而入終不虞乎無所獲而出向之說所爲以苑自名歟而晉輦氏齟齬焉曰博而不精忘其枉已而徇物夫引繩孔孟下稽子賤豈不甚正然

不細論其世而深原其意則吾未知向之必屈也當漢中微太
阿旁落宮鄰金虎雪煜翕訛向自以劉氏宗正拓落不柄事而
徒以大祿幾幸一言之悟王凡所爲校述數十萬言皆是物也
是篇之曰首君道次臣術次建本而終之于文質之故大指亦
足以觀矣必欲以精微求多于向則石渠同異六籍聚訟人主
顧不狎聞之邪夫言不蘄精要之適務旨不蘄微要之中窾人
固有莊言而格卮言而入者說在野人之還繫驂也詳向所摭
引驕駁誕詭誠不一軌于正然遠稱先民下逮耳目其間世代
之升降上下之咨陳權奸之專擅讒佞之構煽辨說之移奪亦
足以喟然而遠鏡矣惡在其爲徒博邪又按向所自爲奏蓋典

校中書雜事除去重複及繆亂淺薄者條列篇目以類相從爲可觀而已非欲爲一家言明白道術也而輦必譏之至文亦以枉已嗟乎以子政之才稍向色璫戚卽不承相御史大夫容渠不紹父侯邪而踽踽望之堪猛之間孤危自老者何也或曰向誠精忠胡不直以意列上而屑屑繁取以自溺厥指爲曰向諸封事言不啻直矣而旦夕不施用懷抱縈紆懣塞而無所出以爲一目之羅不可得烏則多張而廣俟之是以其爲說委蛇汗漫而冀其一中蓋吾觀其所語陳子公者至不得已而自託于騷歌之餘如曰狗漢重而爲漢枉乎卽子政甘之矣予故重爲序如此

張禹

唐李德裕

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主不能獨斷者必咨於所欽之臣然臣有忠邪時有險易交有淺深義有厚薄范睢山東之匹夫也入虎狼之秦履不測之險可謂交疎義薄矣而能尊昭王去穰侯開秦伯業之基以安國復嗣可謂忠於昭王矣夫獨斷者英主也古人言謀之欲多斷之在獨蓋爲此矣天有震雷之怒龍有逆鱗之很是以人君在於能斷耳然親戚之際恩義之重斷之於已可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也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周宣送申伯有孔碩之詩晉庾送文侯興如存之

感況太后尚存惟一弟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漢成帝車駕至張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以年老子弱與曲陽有隙乃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帝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致漢室之亡成王莽之篡皆因禹而發可謂漢之賊也國之妖也雖蛇鬪於鄭鷁退於宋妖不甚於禹矣朱雲欲以上方斬馬劍斷佞臣頭斯言當矣其臣可以范曄爲師表張禹爲鑒戒

評 歸罪張禹致王氏亡漢得老吏斷獄法

薛宣朱博

漢班固

薛宣朱博皆起佐史歷位以登宰相宣所在而治爲世吏師及

居大位以苛察失名器誠有極也博馳騁進取不師道德已亡
可言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世王已更好惡異前
復附丁傅稱順孔鄉事發見詰遂陷誣罔辭窮情得仰藥飲鴆
孔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博亦然哉

梅福

唐羅隱

漢成帝時綱紀頽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大政雖去而
劍履間健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爲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
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僚也苟觸天子
網罟倖臣牙止於殛一狂人噬一單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生
殺喜怒之任有朋黨蕃衍之大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

人物論

卷十二

七二養真堂

不便其家雖妾人婢子亦撓挽相制而況親戚乎況骨肉乎故雖有憂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嗚呼寵祿所以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爲漢朝公卿恨

評 與梅福而恨漢廷公卿則當時之大臣愧矣

朱雲

宋王元之

朱雲折檻之說凡知書者悉之矣咸謂諫而必折彰忠節也折而不理旌直臣也靜徵厥由孝成未得任賢去邪之道何以旌其直臣哉張禹身爲帝師手執國柄一人仰之爲規矩諸侯係之爲慘舒內不能舉百揆之綱外不能振兆民之頌懸邪道若

前旒進巧言如燕繡蒙瞽君視聾瞶帝聽錮天下之良臣病天下之諫口元延永始之間災眚屢見當時識者鮮不以王氏爲譏帝乃幸禹之私第議國之政事問其一言以爲模範禹不能陳正道以禦災祥戮佞臣而安社稷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爲正德致成帝無慮王氏益驕洎民出謗辭上有憂色則必整衣冠露蓍蔡卦吉則喜兆凶則悲此豈翊贊之道耶手決覆亡之機躬開弑逆之路是可忍也不孰可忍也于時雲爲直臣身在下位觀莽之將亂嫉禹之不忠乃蹈白刃之危輕鴻毛之命鼎革弗顧宗祧是圖請上方劍知不從也冀萬一而從之斬佞臣矣折天子檻知失禮矣冀再三而諫之悟時君矣孝成雖聽慶忌

之言不能戮安昌之罪徒存折檻又何益哉向使誅禹於兩觀之前升雲於百工之上邪佞路塞忠讜源開新莽之禍何由而興乎

評 羅隱梅福碑亦是此意

谷永

明劉堯誨

谷永因變陳戒觸忌犯顏展意而無所避至今讀之琅琅然固名家大疏也當成帝之末時元舅王氏之權重於趙李而王氏包藏積漸之禍深於趙李王太后之威重專制其機不獨在人主也而谷永乃舉一時天變民訛災祲震蝕而當之于人主之一身而以階禍致譴之由舉屬于趙李群小之輩其言蓋有所

授也夫成帝輕身於羣小而流涕媒嫚畀字亂服其於人主之體褻也甚矣趙李從微賤尊寵天所不饗也既寵其身驕其親屬掖庭炮烙之威椒房玉堂之盛果足以致天怒而昭譴告然其本不在是也王氏席寵世祿招權納賄以奔走天下之人于今三世矣雖以谷永杜鄴之高才咸羅而置之門下此其意將欲收人心以從民望不但已也其所以攻劫朝紳排擠他姓者果爲劉氏也耶假斥逐君側之公以成人主孤立之勢藉直言納牖之節以行其漸約群下之威使天地之變感于用人愚以爲宜當之於鳳與音也谷永欲吞炭于王氏必不能解衣危論于成帝之前欲隕首于私門必之能剖心則足于廟堂之上引